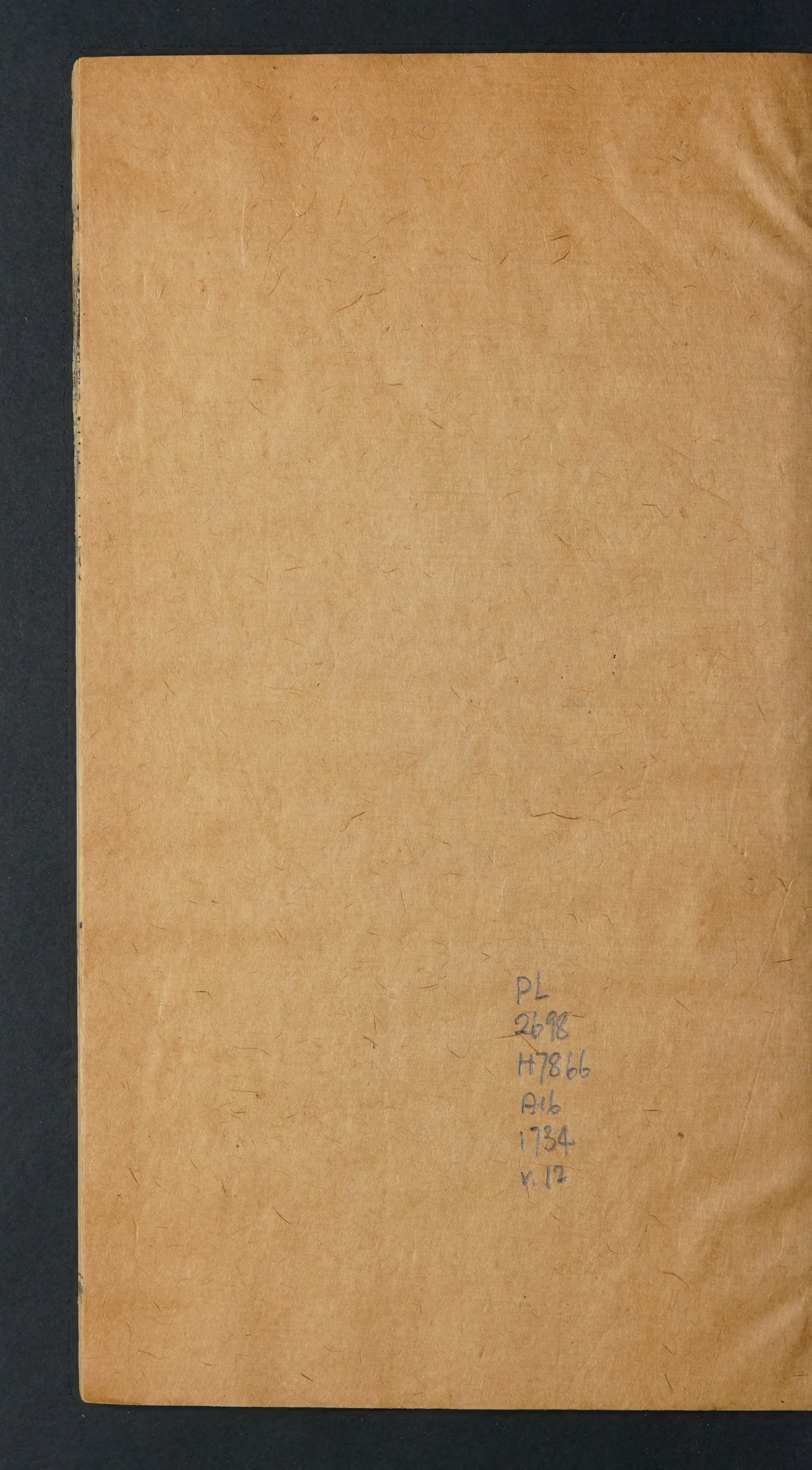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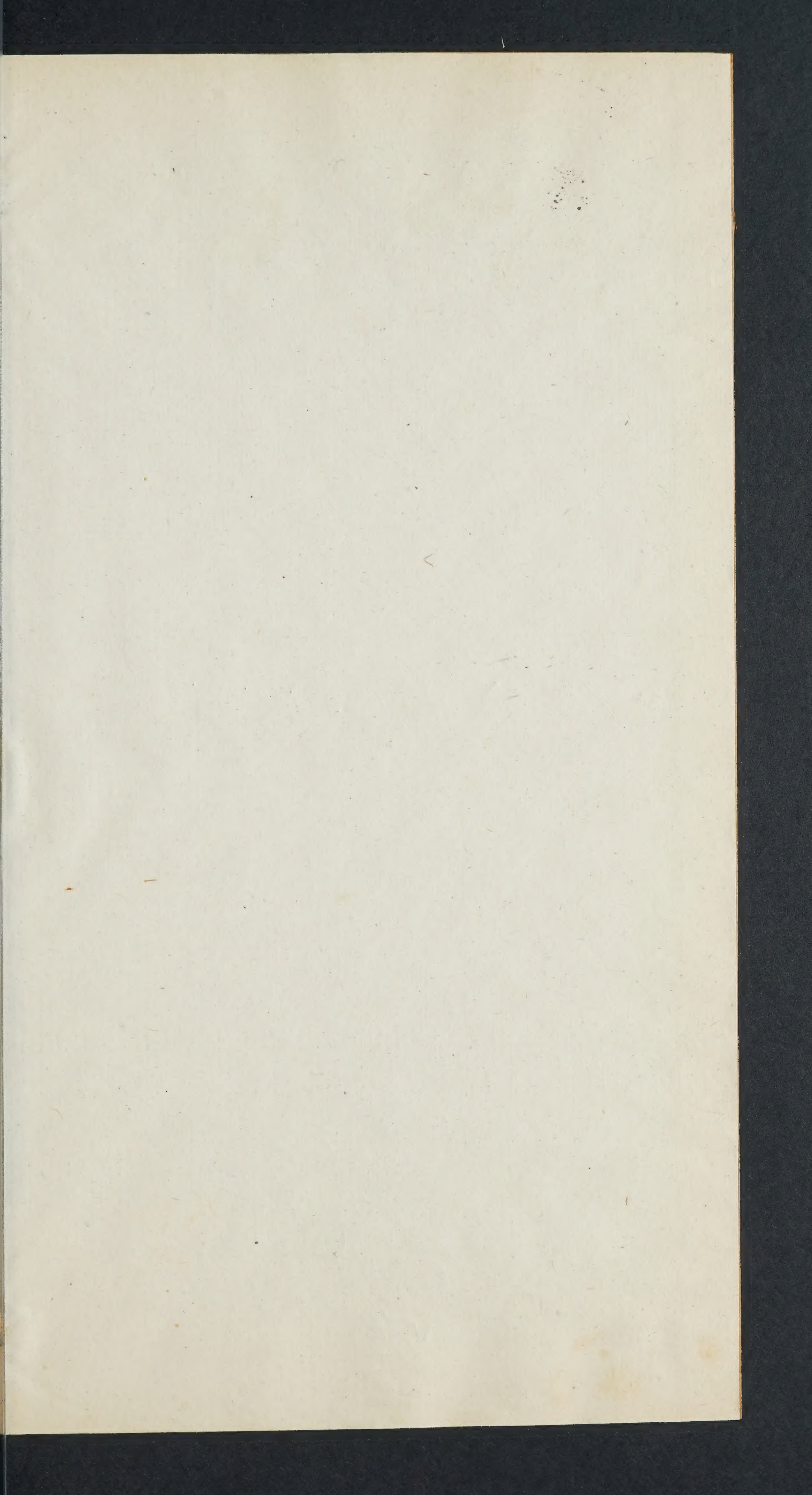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墓誌銘

明故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崔公墓誌銘

山東按察僉事崔公卒于官將返葬故鄉其弟理奉公行狀請銘于其兄同官河東薛瑄謹按狀公諱琚字仲玉永平昌黎人大父彥名祖妣齊氏彥名有隱德鄉人嘗被兵無食彥名以其家積穀千餘石貸與之食兵息取券焚棄一無所責償父得母齊氏生四子長即公次叔琮次叔璘次即理公少有美質大父

毋父母特愛之遣充縣庠弟子員習經史舉業中永樂十五年鄉試登辛丑進士第宣德初拜交阯道監察御史立事舉職强幹不屈籍籍有聲逮國家推恩例封父得文林郎交阯道監察御史母齊氏封孺人時公大父母俱高年安好無恙父母又皆顯受褒錫公嘗衣繡歸省于家祖孫三世一門壽慶光顯鄉邦以爲榮正統紀元調行在江西道監察御史明年爲廷臣薦擢僉憲分職分巡部屬剔渥奸垢振挈紀綱事以無墜竟積勞成疾以卒正統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抵家年四十又九矣先是公有疾因念大夫人

已卒大父父母俱年老在故鄉不得朝夕見愈憂思不置遣理往迎之既而大父暨御史君俱弗克來獨母孺人至公與疾迎郊外相持感泣不已疾遂增革公初娶張氏早卒贈孺人再取劉氏泰州同知浩之長女封孺人公存日嘗命理之子善聚後已公沒理如其命善聚甫四歲幼不任事理奉公柩歸以正統五年四月初二日葬于故里司家庄鵲鳳山之先塋銘曰胡豐其始胡嗇其終命實爲之嗟嗟乎崔公

榮澤令張宗原墓誌銘

宗原諱本姓張氏濟南歷城人祖子敬父直卿咸以

善人稱衍慶種德以及宗原宗原生異凡兒其父尤器愛之遣充郡博弟子員即刻志務學兩經師授習舉子業兼明書春秋經在庠序時固已見稱于人丁外艱家居平原令禮延訓諸子弟洪武二十六年遂以春秋魁六郡士明年疾弗獲預試春官遂入太學益師友天下文儒之選者以廣其學三十年中乙榜授山西應州學正宗原以師道自勵率五鼓而作進諸生誨以務學成己成物之道正身率下嚴毅清苦雖隆寒盛暑不少易其勤厲後北方罷學改署浙江奉化縣學其教人如在應州時固無怠永樂紀元乃

任應州學正五年編管蓟之豐潤宗原雖居畎畝中恒以士節自持不少貶以求合簡出入正容體雖市井貧賤望之知敬有所不合者亦知其爲端謹士而不敢慢易也居數年志益堅行益脩名益著有以宗原應詔舉者遂起自布衣賜冠帶往使川蜀未幾丁內艱服闋擢授河南滎澤令宗原時年已六十餘矣以其素所蓄積施于爲邑正己以束吏行恕以及民驅游惰悉歸之南畝治奸民告訐尤無狀者中州習俗男婦無目者多彈琵琶道謳俚歌揚載道男女聚聽通宵不止禮度悉愆耕織或廢宗原立皆禁絶聾

者皆去境內風俗頓變宗原尤重育才時就校庠令諸生執經問難從容教語士皆知奮宗原始至人疑其拘儒迂執不閑于政而不知明體適用正儒者事宗原能推行之不數年邑里富庶士民信服正統改元宗原朝京師因引年還鄉里時從士大夫同休致者徜徉里閭衣冠偉肅鬚眉皓然後生小子莫不望之起敬鄉邑士子或執書史就問其門者甚衆而藩臬大臣亦皆禮下之都指揮李公進武而好儒時延宗原于家講說春秋大義泛及古人臣之盡節盡忠者李公聽之欣欣忘倦而士大夫因是以重李公

云宗原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於
乎生于爲學或不得其方以至終身顛倒迷繆鮮克
自立者往往有之宗原乃能自少至老于學獨得古
人之遺意爲師而能淑諸人爲邑而能惠于物卒至
完節歸老于家其事歷考始無可憾哉宗原娶王氏
生二男三女男曰顒曰頫女皆適良族葬得期曰某
年某月某日卜得地曰某山某水某原李公以其子
狀來請銘則爲之銘曰有學有行有事有業壯仕老
休旋優罔缺考終者年歸于其穴鐫石幽墟以著永
極

故孺人王氏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太原陽曲人其上世多顯者以譜牒散失莫考其詳獨孺人之父能甫卓卓有立克世其家繼善儲慶實鍾孺人乃生而端秀少而靜淑長而孝慈姆教不勞而婉娩能聽女工克巧而績製惟勤以至佐長者視事親之宜禮相祀事女行細大靡不能嫻及笄擇所適得縣人朱守益乃故家子遂以歸之孺人入朱門饋禮既舉公姑胥賀婦道日脩長幼咸悅尤能以勤儉相其配故家計雖裕而費出不冗鄉人有匱乏來假貸于守益者孺人即罄所有以助之

子雖衆者屢至無厭色遂得享有多福子女蕃茂焉
人又能自其嬰時悉教之以正其長子綬者生有美
質孺人勤守益遣之就學旣入郡庠孺人夫婦尤能
嚴家庭之訓不數年綬果以學行有進登名薦書游
于太學今皇上在潛邸時慎選官屬綬爲吏部所推
擇即授典寶未幾守益卽世孺人哀毀若不能生者
乃率諸子盡悴以襄葬事遂絕膏沐屛服飾者數十
年益以禮義善道誨諸子使永守益之慶而光朱氏
之門綬旣服除上特陞湖廣道監察御史僅三載又
陞大理寺丞因得以御史秩恩勅贈守益如綬之職

孺人受今封命下級郎具冠服往奉孺人榮溢家門懽傳閭里而孺人逝矣孺人生洪武己未沒在景泰癸酉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五孺人生四子長即寺丞君次曰旺曰綬曰纓女一人適邑人高名孫男七人曰瓛曰琛曰璘曰瑀曰理曰琮曰瑤瓛中癸酉鄉榜寺丞君聞孺人訃歸謀葬事乃奉其友刑部侍郎周君之狀纍然衰服來請曰不肖孤卜以景泰五年三月某日祔葬毋孺人于新村先子御史公之塋敢乞銘則爲之銘曰有令女德惟孺人是持有[illegible]厥配惟孺人是歸有藥厥子惟孺人是儀女婦世[illegible]

惟孺人八歲宜故能享有多福而考終于期茲孺人之
安藏鐫幽石以永貽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刑部左侍郎孔公墓誌
銘

公諱文英字世傑系出宣聖之裔大父諱彥明娶曹
氏父志學娶蔣氏自彥明值宋季兵作徙家武安再
徙邯鄲父志學又徙陝西安化縣遂家焉比再世皆
積行隱德弗耀于時志學生五子次即公也公生有
美質其父選入縣庠從良師友習舉子業中永樂十
五年鄉試登辛丑科進士宣德元年初知江西廬陵

縣未幾以事至京師擢任浙江道監察御史三年累奉璽書巡視北直隸民瘼事訖條奏所以消弭之方大荷寵賚值浙江黃岩有健訟者搆揑齊民三千人相聚譸張爲非公奉勑諭俾往斟量鞫問公至則甄其丈狀究察端緒所自起遂得其所以構造者皆羅織之詞一訊衆情皆服立遣詿連之衆獨械首訟一夫來京處治人皆交口以明果稱之十年丁内艱正統紀元廷臣奉詔選能御史分理天下軍政公以廷臣薦乃驛召至京改河南道奉勑清理江西軍伍九年滿考陞支五品俸仍理前事正統五年陞湖廣

察使九年丁外艱部屬軍民狀公公平之賢相率詣
御史乞留御史會奏得旨報可奪情起復涖事後以
事至京師景泰紀元今皇上詔擇有文武才諸可鎮
邊關者吏部以公名上遂陞大理寺卿俾奉勑鎮守
紫荊關及提督緣邊軍務公至練兵有法設險有要
弛置得宜關備大飭內外安然無警軍民皆得以樂
生興事六年春上以刑部左侍郎員缺且邊關無事
乃驛召公補其缺次年爲景泰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卒于官訃聞遣官諭祭備墳安葬公生當洪武甲
戌五月初七日卒是年月日蓋甲子一周又三歲矣

公娶陳氏生子男四曰宇曰宗曰宙曰宏女四孫男三公性資溫厚居家孝友接人謙和于世利澹然寡嗜好既力學尤通史事登科爲名進士治邑爲賢令尹出入風憲綱紀卓然領守邊關事功就緒入貳秋官庶獄明慎其行已歷官大節可見如此又歷仕清
朝荷國家舉推恩之典贈其祖通議大夫大理寺卿
祖妣淑人封其父文林郎監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母封孺人贈淑人公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
陳氏封孺人至淑人實有三世疏封之榮公既沒又
荷聖朝褒恤之典諭祭有文葬家有造其可謂有光

前後善始善終者矣公之子宗將以某年月日奉公柩葬于某山之原乃奉公狀纍然衰服來乞銘則爲之銘曰有璞必追有木必材孰人之瑰而用輿遼君惟其魁孔牒世輝有貽有脛有敷有爲所持不回所職不隳所積既襮所成惟丕祖考遠綏嗣慶世纍甲于訖推幽銘永垂

故沈彥正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本字彥正姑蘇人也沈之先出聃季代有顯人歷宋齊梁陳隋唐尤盛在梁有沈約者文學伏一時仕至侍中盖君之遠祖云厥後月湖仕宋提

刑庫官階廸功郎于君爲曾祖月湖生正卿仕元淛
江仁和縣典史正卿生君考諱原業儒不仕君少以
行義稱嘗構雙桂堂率兄弟以奉親親沒每至葬所
輒攀松以泣已而復爲瞻松卷求名公言以攄其志
君昆弟二人已爲長嘗喟曰吾先世閒人累累遠先
君子雖歛德不耀而所以望我後人甚鉅吾以經紀
門戶事于丈儒業已無及幸吾弟慧而敏誠使其有
立以紹先志吾可無憾俾其弟贄郡先生以稟學焉
其後果克成就如君所謂君于逢掖士尤加敬延賓
客必豐豰盛飲極懽而罷家頗饒貲人以匱告則周

之無吝色在鄉里能卑身遜言以下人故尤得衆君
咸謂其善行出于資性云君娶馬氏生四子男二人
曰旒曰　女二人曰淑清淑安皆適良族君享年六
十有五以疾卒于京師文明之寓舍子旒奉其喪南
還道過滎陽時君弟復方爲滎陽令能而辯婦出貢
士知潮廣蘄水後調是邑以君之殁于外哭之踰時
而哀遂卜葬期曰良卜地亦惟良乃泣而謂余曰吾
兄將以年月日歸祔于吳縣太平鄉鳶福山之先塋
吾縻于職不得親視其窆之悲曷可勝敢以狀請予銘
銘曰允矣沈君不華以質行出內脩善斯外及有弟

孔彰有嗣孔立甲子一周五不滿七與化廓然可謂
無戚言祔先塋言曆玄宅著石鐫詞以著永極

故處士楊君師魯墓誌銘

處士姓楊諱曾字師魯世爲河津舊家其大父天錫
官至監事家牒不存莫考其詳天錫生三子曰元曰
亨曰利元無子亨仕元國子學錄生希先仕元絳州
學正利生二子長繼先次紹先紹先生二子曰曾師
魯曰佩師冉師魯即處士也處士生而資質端重不
妄嬉戲少與其弟學益進聲日彰駸駸有仕進之漸
處士曰弟爲忠兄爲孝各行其志可矣乃退處隴畝

乙故居曰以省視先塋飭葺出祀教誨子孫爲事未
舉其弟師冉果以學行貢諸南宮初授湖廣黃州府
教授就陞推官處士兩寓書戒之曰天地間生人至
衆能享官秩者幾何郡庠風化之首府推理刑之司
二者皆匪易職汝其勉之其弟克遵教戒遂以文雅
明慎見稱于時而卒遠悔尤以終其祿于官次處士
享年五十有　終于正寢其配劉因無恙處士二子
長曰時次曰　女　人皆適良族處士殁後　年其
子時以內外教謹又克進于學遂中永樂二十一年
鄉貢進士因念其家世積行之深先人衍慶之遠而

已得藉其餘澤而獲爲書之光榮獨墓無刻詞大懼不任顯揚之意遂述其行來徵銘于余銘曰有浚其源有引其流謙謙處士議顯榮脩進退兩榮于行爲優後嗣奉德銘以闡幽

侍御趙君墓誌銘

君諱寬字子裕姓趙氏河南安陽人高祖誠贈開封府知府曾大父志善贈吏部尚書大父好德吏部尚書父毅工部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惟君先祖考四世生仕沒贈皆顯有名位蘊善積慶以及君則君少而聰穎長而俊爽壯而恢達讀書爲貢子弟春科得

名進士列官爲才御史其所劘擿揭行惟先德之庶
考是似是嗣推其心蓋甚將有爲而皆弗克自必也
養年四十以宣德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于京師厥
配謝以君之柩歸適君之弟鐵來遂以君之柩歸卜
吉于宣德七年月日祔葬于鶴莊之先塋君所娶尹
氏生二女一男女素英桂枝男遇兒君于兄弟爲次
兄曰恭弟曰信曰鐵鐵好學而文與余爲庚子舉子
君與余爲辛丑進士鐵以余與其兄弟皆同年且相
好也遂狀其事來求余爲銘銘曰或衍其源而不昌
其流或豐其才而不騁其游命實尸之銘以慰幽

山東按察司僉事楊潤妻陳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秀瑛姓陳氏山東按察司僉事楊公伯玉之妻江西瑞州府高安處士仲同之長女也孺人之生淑慎端靜天性孝友雅異凡女處士爲擇所宜配得僉憲公之賢又爲同邑遂以歸之孺人入門恪脩婦道既逮事僉憲公太夫人趙氏至事其舅松溪處士如其父事其姑吴夫人如其母處娣姒如其弟妹而又以砥節學力惟僉憲公是贊是勸楊氏閨庭雍睦而整肅僉憲公業脩而行立者孺人皆與有助焉及太夫人松溪處士吴夫人相繼淪沒先後孺人自含[illegible]

公治喪祭如儀良多鄉邦尤稱道之僉憲公既釋服遂由鄉薦登永樂乙未進士第拜浙江道監察御史值國家舉推恩之典遂贈松溪處士如僉憲之職矣夫人與孺人同封于時孺人從僉憲公官居京師有貨獄者窺僉憲公出密齎白金百兩來懇孺人孺人遽命其長子蕃執送官卒正以法宣德四年僉憲公脩職舉事有聲繼又荷國家推恩僉憲公進秩奉政大夫而孺人已病矣孺人疾既革適其子蕃至自江南是夕卒正統二年十月日也享年五十有三矣孺人生子男曰賁曰芾曰蔚與蕃爲四人女二人慕貞

永貞皆未適人孫男曰顒孫女曰遇真明年爲正統三年僉憲公命蕃以一舟載孺人柩南歸將以是年月日葬于其縣萬石鄉道士岡鳳山錦水間從趙夫人兆次乃狀孺人行實求爲之銘銘曰於乎孺人爲女賢于父母惟德之貞爲婦宜于其家惟德之馨故有貴于夫而命服在躬有積其後而子孫繼承有考其終而歸于窆封是宜銘以掩幽而永著厥聲

故奉直大夫蒲州知州張公墓誌銘

天順二年七月十七日致仕奉直大夫蒲州知州張公卒于其家之正寢八月初吉其長子鼎以公狀[illegible]

其弟翕來乞誌銘葬按狀公諱廉字惟濟世爲陝西
西安咸寧人公高祖德用仕元翰林學士承旨曾祖
思忠祖恭諒考秉文三世皆蓄善弗耀秉文娶范氏
生公有美質自童穉時已不好戲弄凡兒父母鍾愛
特甚方十二歲即遣入郡學從師友習舉子業二十
三領永樂癸卯鄉薦入太學僅三年以才中時用不
次選擢刑部照磨未幾改除山西臨汾縣丞佐政有
聲調蒲州判官用保陞知州事蒲爲大州事劇難治
公旣正職蒞事乃剗刮積弊以身率人自家及官皆
有撿飭條法教民作業以時與民以信凡賦調不督

而集極力扶植袁善于豪强則重加繩抑不少貸尤知爲州急務修舉學政如有不及寅恭祀典壇場祠宇悉皆修治蒞事數十年無非法一事以擾其屬縣予嘗使川蜀道過其州見其廳治落然無事惟聞誦讀聲問之則日課吏讀律使知畏法且不暇游惰耳若公者可謂能其職矣蒲去咸寧甚近時公父母俱康强乃迎致就養極其娛奉及二親先後沒世俱葬祭盡禮又可謂能其子矣公于內艱時蒲之軍民合詞保留又可見其爲人所愛慕焉及謝事去時方年五十有二家居惟教子孫與宗族州黨過從爲事

無所勞其心又可謂能遊于退休者公娶王氏生三子曰鼎曰鼐曰鼒鼎嘗從予學中癸酉鄉貢力待會試于家女三長適戚寧士人傳珍次適滑州守禦正千戶石洵季適千戶孫達享年五十有七三子皆在側鼎洎其二弟以是年九月初三日葬于韋曲從先兆也嗚呼公之行已始終無玷如此是可銘已銘曰

或早其發而疾其萎或惠在人而不及私或豐于前而嗇其垂不萎于早不偏于施有弱其裕有後其貽胡紹無憾公其咸之

汾陰阡表

河津古河東地我先世自得姓以來即居之鮮有徙寓四方者故族屬蕃大不下數十百家塟而葬于汾陰之南坡者封樹纍纍焉我先考教諭公旣卒于河内官次其年冬孤子瑄扶柩還鄉里明年爲宣德元年遂以正月十一日葬于南坡之先塋前三日自他邑啓先妣齊氏柩以禮祔又二年瑄服除入朝授廣東道監察御史瑄竊惟先公先妣鞠育之勤教戒之嚴慶澤之深而藐末不肖乃有今茲之光榮先公先妣既相繼即世而欲以微祿致滫瀡之奉固皆無及

是以獨居靜處追慕音容展轉歔欷痛心泣血而莫知所措因念昔之君子追惟其親而不能自已者必有纂述之詞勒之金石以發揚先德若柳子之紀其先侍御歐陽公之表瀧岡是已顧小子瑣曷敢自附于前賢然念大恩之莫報抱終天之大戚而所以表遂先德之心出于悲思纏綿之餘而不能自已者亦竊冀其萬一焉是用摭取先公歷官行己之詳敘次如左先公生于元季甫七歲先太父郎授以四書先公誦習晝夜不輟比十餘歲皆能暗記不漏一言既而以選拔爲縣庠弟子員益肆力于經史子集諸書

時國家肇運興創百度以元季科目文字過于冗衍
而古賦乃詞章之流遂定新式皆從簡約而古賦易
之以論文格既新士多病于舊習而卒莫能變獨先
公以經理尤爲舉業卽合其程度先進老生皆推讓
之而後學小子有所述作學官儒師必悉令先公爲
之删潤焉洪武甲子行科舉先公以書經應山西鄉
試中一往卽領薦明年爲洪武十八年試南宮授北平
真定府元氏縣儒學教諭年二十九矣時建學未久
士荒于習先公以身率之時束以教條比及九年而
諸生行業可觀者衆官滿赴闕太祖高皇帝命部吏引

擇儒官可備顧問者吏部以二十員名上而先公與焉每旦禮官引入敘立于丹陛內迴廊退乃進太祖高皇帝嘗御奉天門命諸儒臣講五經先公講書大禹謨音暢義明克動宸聽及罷流輩咸推遜焉凡三閱月仍授河南開封府鄭州滎陽縣教諭其先校官以教無成績罷去先公深念教法隳弛無以稱育材意乃擇諸生之秀者列之別室爲定程法以嚴督之餘亦因其資使進于學先公率以五鼓而作終日爲諸生盡所以誘勸磨礱之道或有日中未食亦不知倦也如是者五年諸生業已就緒以北方罷學政官

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吏目其地古西南夷去中國絶遠時塏輩皆幼先公携持以行水陸間關萬里既至其處則人皆夷獠雜類野無良田率芟山而火之側耕危獲苟以給食江流迅暴每盛夏水漲則舟楫不通商旅殆絶官無廨宇俸無儲積先公不以其地僻惡介意欣然結茅以居貧以衣食克已守約一毫無所私于人或至食不繼累日怡如也先妣復能薄衣食安貧淡以助其廉于上下以賄交者一切閉絶惟于民事則盡心焉若饑渴之于飲食故人雖夷獠亦皆心服而樂道之永樂紀元詔許致仕者悉從

在明年冬復任滎陽儒生李穎成就而資任用者比
跡相望任滿移官藍田勤誨如在元氏滎陽時圄無
怠以才亦不減于昔九年爲永樂廿七年徙教鄢陵
丁先太父憂去官繼丁太母憂家居五年起復爲河
內教諭到官未久　仁宗皇帝御極朝京師歸道病
輿至任卒洪熙元年三月初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二
矣嗚呼我先公自讀書應舉入仕一聽之自然未嘗
少屈以干人歷官三十餘年教人治民必勤必盡不
以秩卑祿薄而分外有一毫僥覬必是雖不得大行
于時而操持施措亦可槩見矣先公天資謹厚簡淡

寡欲幼即不妄嬉戲在庠序端坐終日出入造次以
禮自持交友未嘗至于變色每休暇歸入里門恭謹
過甚見老少咸接以敬讓無毫髮矜傲態鄉里父老
至今談先輩在庠序有行義者必舉先公爲首其在
元氏迎太父母就養極恭順之道俸廩餘貲一錢尺
帛皆歸之太父母室而已無私積于宗族尤極念恤
于子孫尤極慈愛事上恭而不諛處僚友和而不比
奉身極儉一裘襪或數年不易食取充腹而不屑于
滋味衣取雅潔而終身無文繡器用粗朴而不求華
巧衾褥用大布爲之不壞所至屏宇因其故而無所

用飭雞或支撐隘陋風雨不蔽而居之裕然囊篋不
問有無惟于爲學爲教則汲汲若不及至白首皆然
與衆會集或縱酒喧嘵已獨默然靜處若無所聞者
性不喜酒飲不過三爵教人以身先之每日常以雞
鳴而起未有至旦而出者教瑄輩爲學以正心脩身
爲切要瑄少性急易怒嘗大書于窓曰暴怒猶有赤
宜戒之瑄自是痛自克治而不敢怒戒家人衣食以
省儉或見飲食稍豐必顰蹙曰汝等不知農作之艱
難而乃如是其爲學以仁義道德爲本析經義以先
儒氏說爲主爲文詞以理勝而不爲浮靡論道以三

綱五常爲大而異端邪怪之說無以干其思嗚呼我
先公處心制行爲學之正自少至老無所矯易又可
見矣重以太父母義方之訓培于前先妣嬈德之賢
助于內故居易履順保節遠尤永終官祿歸祔先塋
誠所謂善始善終者矣而小子猶又以庚子河南鄉
試忝登辛丑進士第始仕郎叨清要所謂鞠育之勞
教戒之嚴慶澤之深誠不可誣而罔極之恩旣無所
報用敢借據歷官行已之實流涕類表于墓次以
明我先公永休于躬衍慶于後者尚未已而我後之
人當恪恭孝思永永服膺先德以求無忝所本十二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墓表

處士牛君墓表

古有司寇牛父微子之後也子孫因以父字爲氏而牛之姓實出于是隋之弘以德量稱在唐爲國奇章公咸階峻顯堪以大學生爲昌黎公推道見諸文宋皐以勇略爲鄂武穆部將牛姓著聞者代相望史不絕書今處士與父福淵大父尚輔尚輔之先世居山西潞州有仕至樞密使者代遠不詳其字與世自牛

父遠處士亦不知系自何出至處士大父始居鄢陵
遂爲鄢陵人比三世皆積善行義遯跡丘園處士娶
楊氏女生子男四人曰忠曰麟曰景曰良女四人良
最季處士視諸子中惟季質魁壘且性開敏宜有立
遂遣充學官弟子員讀書日有聞中永樂某年鄉舉
入太學益廣所聞見天官才之上其名于朝授西安
府同知侃侃有操施能舉其職人皆服處士爲知其
子處士雖不治章句業孝友樂善出于其性子季既
業儒餘三子家居若處士教以孝弟和謹戒以勿崇貨
勿刻貪服事唯勤厥勲稽不得惰荒嬉慢處士尤急

人所無傾囊倒廩無吝色人必有須資處士者必自引咎
弟與之爭以故家庭閭里咸服處士之篤于行子季
之爲學也處士必使嚴其師擇其友專精其業凡伐性
敗德隳業之事絶使不爲良之爲賢子弟爲才舉子
爲名太學生初仕而得佐大府貴有大夫之秩固皆
處士之善教且積慶自其先世來者遠且長而始發
于良作善之報耿耿其不可誣福淵娶于氏生三子
長處士尚輔娶李氏生五子其四福淵也處士四女
皆適大族士人處士娶柳氏先後沒俱葬其先塋良
爲同知之五年距處士沒若干年矣因念處士墓表

未克刻無以顯揚其祖考之潛德懿行以垂示于後人乃詳其世次行實可知者以書授河東薛瑄求爲之辭用稱薦述之意則遂刪取其書之所載者刻之墓道俾牛氏子若孫得以覽觀皆知家慶澤者其來有自且永永無怠于爲善以思嗣續其世云

訓導趙先生墓表

故大名府滑縣儒學訓導趙先生正統八年三月初六日以疾卒于家是月二十七日葬于峨嵋山之先塋明年憂其子駿以先生狀走河津求爲表其墓謹按狀先生諱鼐字玉鉉世爲平陽蒲州人祖諱伯通

考諱良皆以淳質行義稱于鄉[illegible]
生生有美質少即端凝不嬉勁止異凡兒良視諸子
中惟先生可教遂遣受業郡傅比長習程朱氏易中
洪武二十八年鄉舉入太學益從老師儒及四方之
英俊以廣其學識端其趨向適天下教職多缺員所
司得請合太學六館士考其業精行脩者以補其缺
先生時在選列授鳳翔府汧陽縣儒學訓導罷俗獷
悍諸生事弧矢綱罟漁獵以荒其常業先生至即督
絕嚴條約以身先之數年諸生遵禮教篤詩書由科
目進而仕于時者累累焉官滿調順天府三河縣儒

學訓導泰人如在汧陽時固集忌九年丁內外艱起
復調今任先生年益高學益進行益修士子賴其言
就者益衆正統元年以年逾七十致仕歸偕居鄉里
號遷新昌安壽自顧雖不出乎戶而當之人士皆推
爲先進底德加敬長焉及卒年八十有一皆曰吾人
逝矣吾其何知乎竟歸孫子其門者相屬焉先生娶
楊氏生子男六曰驥曰騄曰驊曰駿曰驤曰騏
家學以易經中永樂丁酉科鄉舉先卒餘皆習其家
業無墜女一人適同族孫十人於乎先生爲子而能
肖其親爲師而能誨諸人爲父而能善其後少而學

壯而仕老而休全歸壽考其可謂卓乎有立克保終
始者矣夫有善于當時者宜表見于後世予故刪取
其家世行已歷官之概表諸墓隧俾來者得有所覺
觀焉

贈文林郎後軍都督府都事李公墓表

公諱士成姓李氏世為定興人大父伯通仕元為保
定路總管有惠在人父欽甫亦仕為路官家牒散失
弗克詳其秩次行實公名家子生質淳茂能脫去貴
習恬于紛華乃優游鄉里適意山水田園間日以整
齊家法訓飭子孫敦美俗化為事公有治人才斂而

不施獨成人之善急人之厄周人之乏若饑渴之于
飲食爲之終身不倦里閭翕然尚其義公娶邑人劉
氏女生子男二長福次祐祐公嘗曰祐子守吾家者也
福子可教遂教以讀書綴文服勤儒行稍長遣爲邑
庠弟子員使從善師友游以卒其學中永樂某年鄉
貢進士初任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後知滎陽縣陞
任都督府都事于時公洎劉俱已沒世若干年矣值
國家舉推恩之典勑贈公文林郎行在後軍都督府
都事劉贈孺人歲以子貴福都事官滿任大理評事
陞山西按察司僉事福之次子俊任定興訓導九年

臣浙江道監察御史於乎有其具而弗克試施其德
而不饗其報者必顯揚于後而鍾慶于子孫此人事
天理之必然公有可用之才及物之惠乃獨蘊而不
出種而弗穫逮其沒世未幾果克顯受 聖朝褒贈
之恩榮賁泉壤光耀鄉閭而其子若孫又皆以文儒
致位風紀兩秉憲節內外相望天子爲善之報耿耿
其不可誣夫遡其流則知其源之有自以公之子孫
咸克衍其流之長則公之承祖考之餘慶者益可見
其宏深而有本是宜表見其潛德幽光以垂示罔極
以爲行義積善之勸云

趙孟周墓表

有子其親沒之久于凡祀事旣以時脩又念其親之生平行義著于家庭著于鄉邦歷歷在人耳目者不有所託以圖不朽將與歲月俱遠終于泯泯無聞矣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庶人而欲顯揚其親之善行于無窮者皆出于降衷秉彝不能自已之良心夫何間哉粤觀漢唐宋以來凡官居野處之人欲顯揚其親之名者必求立言之士述其行實勒之金石以假無窮所託以圖不朽者宜莫過于是君子尚之請[illegible]趙仲博其始得姓爲趙城人遠祖有世冑者若[illegible]

蒲歷漢英亰甫三世至君卿爲仲博曾大父大父文
簡生孟周即仲博父也仲博于孟周既浚能循凡祀
事不怠又欲圖垂其親之名于永久乃走河津進薛
氏之庭拜而泣且言曰仲博蒲之編氓也雖世居田
里而凡供民事無敢後今竊有請焉吾先人孟周承
先祖之業日累月益家計日饒然能不以利自專凡
有匱乏不足于用者即斥其餘以周之無吝色有貸
其物不能償者往往折其券性尤孝友謙恭在州里
接少長貧富一以和不立崖岸有纖毫乖爭意與朋
友交游酒食過從懽笑無倦全交道始終至白首無

聞言又嘗遊天下名山川陸走陝洛襄鄧梁宋鄒魯之郊舟泛江漢洞庭彭蠡淮泗之波老而歸予婦羅列家庭養無違意杖屨東阡南陌朋儕童稚追隨徜徉嬉遊以樂其樂竟以壽終于永樂八年正月十九日葬于城古庄之先塋逮今四十年矣雖報本追遠之祀勉脩其一二尚念其行義著于鄉閭在人耳目者未有所託恐遂湮沒無聞于後懼莫大焉竊聞先生篤古而文者倘略其愚且賤而憫其區區不能自已之心辱賜之言以表諸墓庶先人之善行有所託而名永長存幸莫大焉余按仲博之言其父孟周爲

竊之善人行義以沒世仲博旣偕凡祀事不怠又圖
顯揚其父之行于不朽所謂降衷秉彝之心于仲博
見之遂爲次第其言以表諸墓俾其若孫皆知孟周
所以承先貽後者一本于善庶有以繼承不怠益衍
其善于永久云

故贈兵部主事陳先生墓表

浙江富陽陳復初先生以宣德十年十月初十日卒
于河南汜水之官次又廿五年爲景泰元年始克表
于其墓先生諱原復初其字也其裔出陳太丘之後
自漢晉隋唐宋以來陳氏仕于其世者代有顯人以

家牒弗存不能詳其世次至先生曾大父子高大父仲遠父思明比三世皆積善行義于鄉里種而不食其穫施而不求其報思明尤讀書好禮及生先生有異質知其必有立也遂遣游庠序從良師友以開發涵養其心性時未幾學識驟進不凡流輩咸推服以爲不可及後以明經入太學益考業于明師儒且得盡友六館天下英俊之士聞見日益富聲稱日益著値選學行有成者分教四方學校先生遂有山西沁源儒學訓導之命先生既至官嘗曰官無崇卑顧職所盡何如耳且天下莫大于道訓導爲人師師道在

焉道有不脩何以盡其職乃充其學以道自厲早夜懇懇以啓廸諸生者皆經籍所載聖賢所傳三綱五常之道異端誕妄不經之說無以干其念由是學子翕然從其化山右稱善教者皆推先生爲最後調關之興化縣學兩任江西饒州府河南鄭州郡庠皆以舊職合四任秩滿陞汜水教諭又九年將去而陞秩諸生狀其善教之績上章願留以卒業詔許其請竟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六矣汜人慕先生之德教者不但庠序諸生又延及里閭齊民既葬先生邑東龍泉鄉之原復留其家占籍于汜焉先生既有美質又

充之以正大之學歷教五郡邑將三十年無倦之心始終一致所至成就人才隨其器質弟子名薦書入官躋仕途著聲蹟于世者林立相望若先生可謂無忝于師道而能盡其職矣先生信道既篤安于所職無絲毫自貶求人知爲意性復樂易寬大接人洞見表裏坦然明白不爲防畛崖岸苟賢矣雖貧賤禮之有加苟不肖雖顯者亦視之漠如也居家不問有無尤喜賓客每客至即呼酒延歎連日夜不厭急于行義嘗斥其餘以周貧乏人有死無葬具者即助之棺椁其友葉全寄先生以白金百鎰全亾召其子以金

還之鄉人孫景原嵗甚春荒汎水先生遣人護其骸
骨並妻子以歸嘗道經睢州逆旅張貴家見庭槐群
鳥護巢哀鳴問其故貴曰家貧無以自活已售此槐
以給食伐者將至烏懼傷其雛故哀鳴若此先生問
槐價幾何即如其數探囊金使還市槐者貴舉家羅
拜槐得不伐群烏即噤不聲先生平昔舉義甚多此
特其一二耳他不能盡述也嗚呼先生自其曾大父
以來皆積善行義隱德弗耀至先生始以文儒起家
益衍先世之慶又位不備德而以教付厥子其長子
鑑克守家業次子銓登進士第今為兵部職方司主

事三子，鈍中鄉試禮部乙榜任大名府儒學教授銓為主事三年例得推恩于其親于是勑贈先生如其子之官其配呼氏贈孺人光寵赫然動于一時先生雖没亦可以無憾矣夫惟所蓄者久而深故所發者遠而大蓋其理有必然也余少從先君子典教滎陽其地介鄭汜間余往來嘗抵宿其館舍先君子及子覃懷官舍先生又遣人致賻復遣銓從余學故余知先生履歷行實頗詳用敢序次其事表于墓左以闡先生所以承休于前而貽榮于後者皆本于德善之積不惟其子若孫當承承嗣服無替而世之人亦得

以有所觀覽興起焉

故嘉議大夫陝西按察使何公墓表

何公諱自學字思學其先閩人遠祖諱瓊者仕五季之周爲尚書僕射瓊子暉爲屯田郎中始家金谿今爲金谿人公曾大父諱伯啓大父諱宗哲父諱秉寘號綠水翁比三世皆脩己行義晦迹弗耀綠水翁娶曾氏有婦德生二子長即公也公資性夙敏舉止異凡兒綠水翁知其必有立八歲即遣從鄉先生游讀書數遍輒不忘江西按察司僉事行部至金谿選鄉學子弟可充增廣員者得公大喜即拔登邑庠時年

十五矣公遂從孟司訓授書經益肆力于學比弱冠
已自習熟諸書世所謂舉業者綽有餘力間爲古文
詩章尤渾厚清新有作者步驟公試鄉舉一往即中
前列登宣德丁未進士第初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公
以謂賁之象曰明庶政無敢折獄蓋折獄于庶政爲
大于是早夜以中正明達自勵盡心獄事時稱明允
如辯寃獄白能等事蹟俱入史館編錄值朝廷選刑
官之能者分理天下滯獄公首被推擇得閩浙公旣
奉勑以往雖山郡海邑惡𢩀狂飈有所不憚必親至
其地爲疏理其繫囚二藩旣大以遠人得昭雪而蒙

其惠者甚衆公蒞事踰末至而已驟薦京師遷歷官
三載例得推恩綠水翁封如公之職曾氏封安人公
復上章乞歸省詔許之且賜以楮幣公并以所得恩
賜白金之類悉歸奉二親一毫不入私室一時之榮
慶孝義動于里閈正統三年公爲廷臣推舉陞廣西
按察僉事其地乃嶺表百越溪峒猺獞不時竊發剽
攻甚則獮之以兵雖得少靖而民已病于餉運公于
所分巡地必大示威信猺獞雖蠻性亦知威服因得
減征行之擾其編民亦雜夷獠不通道理每構訟輒
爲譸張詞不可究詰動引百十人連歲不已公嘗偕

奉勑即審錄所部繫囚其勤慎如在閩浙時吏獠積年久滯之獄咸得伸理既而丁繼母翁憂營葬一如古禮復廬居墓次者三年釋服調除山西按察僉事其憲體益謹而尤能興學以教人表廉以厲貪時大同方宿重兵以防控荒外利害繫于守將公嘗巡部至其府作書勸其守將當協和共事者以濟邊功後來事多如公所料人服其先識未幾復丁會安人憂歸家山西巡撫及三司連章以請山西邊事方殷古有金革變禮之制宜奪情何某以任事詔從所請公復官未逾月詔陞陝西按察使公既屢更法司事尤

益詳閑于大體洞達其細微及長外臬司凡端潛心聽折衷援刮剔之政以次行之令脩于庭戶風行于方岳事方就績竟以暴疾卒時景泰三年正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六矣公初室李氏繼室徐氏封安人俱先逝今室楊氏子男二曰步勳步息女一人皆徐出也孫男二曰源曰濬公在陝西不以家自隨旣卒公之子步勳自金谿來奔喪郎奉公柩歸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其邑之某原明年爲景泰四年七月步勳以吏科給事王君所述公事狀來南京謁余求表其墓余猶記往年公過余河汾出二書其一即勸邊將

協和共事者其一與冢宰論進退賢否之法甚備公
又語余曾爲執政者言當起退休老成者某等用之
於乎使此三事得行于時其有補于世亦豈小哉且
公自爲學歷官舉職忠孝大節灼灼著于當時者固
人所共知至于與余所論三事又其所藴而人未知
者余旣述狀之所載并附余之所知表于隧道之右
俾後之人知公之已試者旣如彼而未用者尚未可
量也

故奉直大夫絳州知州王公墓表

奉直大夫知絳州王公汝績沒之四年爲景泰四年

其子佐奉遊績狀自江西走京師謁余請表諸墓按狀公先世居鍾陵其大父諱忠宋季爲金谿塲官因家焉今爲金谿人自曾大父復茂至其考處士仲允比三世皆韜德弗耀處士娶林氏有婦行生公質異凡兒處士謂其他日必有立自童時即遣從邑庠員師友讀書砥行爲儒者事公果能專心一力進脩不怠比長通習經史子集優于舉子業永樂庚子江右大比一薦即榜前列春官會試得分教福建政和公以師道自勵勤于誨人出其門而登仕版者甚衆九年教有成績至京師大臣薦其才可治民遂陞知絳

州絳在周爲晉國在漢爲絳侯封邑其地包汾隰土陿民繁産薄稅重人鮮知教而健于訟前守不數年卒以事去未有備考者公至州以謂人給則教行知教則訟息因行其土利有未興者興之視民業有倫惰董之不數年民業饒給乃大脩孔子廟益廣學宮篤與禮義教養具脩絳俗日變爭訟衰息獄至空虛公尤善處事先時事有未集者督以豪猾吏卒因夤緣爲奸民茹其毒公即有事但書片紙爲期約布告鄉市民相勸趨下不知擾而事亦集州租率歲遠輸給邊軍旁郡惟徵錄易米公則布帛氈裘諸物任民

所賞持取秈辦而已人甚便之境有蟲類蝗將害稼公禱諸正神亟害隨息有行刼者出其境即擒捕怨法人服其明其他善政甚多不能悉紀大者如此細者可知公在官九年考績當去耆民相率將詣藩臬乞留公固止之則相與刻石以紀其政蹟行有日暴疾卒其子佐跣經奉柩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生于洪武丙子三月十七日景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五公初娶何氏再娶吳氏皆先卒後娶胡氏子男二并二女長政蚤卒次即佐也爲縣學生二女皆適人公在絳時先遣其家歸金谿胡氏

聞公訃哭泣哀明妻貞子孝又知公之教行于家也
公爲人性坦夷不爲防畛篤于孝親追遠與人交始
終無失其知絳州時嘗梭文山東惟視其優于理者
取之後登進士榜于是年舉子爲多人以公爲能困
言以知人山右多聲妓官以音樂佐酒取敗者相踵
公速客不用絲竹惟禮飲終宴不諱其雅致尤不可
尚巳於戲人才爲難有才而驗諸設施爲尤難公之
才見于教人治民灼有成效如此謂將遠施而止
于斯豈非命耶雖然公自筮仕以來將三十年克致
完節以殁有子克襄葬事亦可謂無憾也已公二子

皆從余學故知公尤詳既撰狀并兀所未載者述其
行實事業表于墓道以告來者

敬處士顧君伯常墓表

夫士君子之積善行義者不于其躬享厚福于當時
必貽慶厥嗣而獲顯揚于後世此理之必然也處士
顧君諱秩字伯常別號友石世爲常州江陰大族處
士曾大父諱仲約妣許氏大父諱壽之妣陸氏父諱
誠號晚節翁妣楊氏比三世皆以夫良婦貞齊內明
外著聞而又皆能斥已之餘周人之匱施惠利于鄉
里至處士適敏夙成端方性稟守三世之家法而擴

行之不怠其配邢氏茶溪隱君子邢履道之女織紝組紃裁製凡女事無不勤熟而又以其餘力兼習孝經列女傳等書粗通其大義自歸處士盥饋而舅姑胥悅脩行而婦道有聞克相處士事親奉祭致謹致孝處宗族隣里禮意踈密隆殺咸有節序處士所以益大其家者邢于內助爲多處士旣累世行義不怠遂鍾慶于寺正琳琳之生質厚異凡子處士早卒琳大父晩節翁識其有立遣充校庠弟子員且俾從良師友朝夕講習書史啓迪磨礱以益其學厥後琳以學行有聞充貢太學歷事內臺吏部以其習于法律

郎除南京右寺副未三年遂陞署寺正琳之讞獄能
別白其情而行以平恕三年考滿來京將有推恩之
命以及處士與其配琳問持其鄉人何太守所爲處
士狀謁余且泣而請曰琳三歲先妣即世十歲先考
亾時大父晚節翁尚無恙則誨琳曰汝父卒時嘗撫
汝曰吾家世業儒而未有顯者吾命今不永汝宜自
勉力學問以圖顯揚吾地下庶無忝所生汝宜無忝
乃父訓琳時雖少已自能記其言遂今二親沒世已
四十餘年矣琳不肖奉遺教敬懼不怠粗得紹家緒
以學以仕而藉餘慶以有今茲之光榮雖有斗斛之

祿欲具朝夕之養而已無遠每念鞠育之勞訓誨之
切輒洗濯弗禁罔極之思欲報無所獨念古之人有
弗克遂榮養于生前者尚圖發揚其實行業名于後
世不有善予辭者莫克揭其詳琳不肖將磨貞石以
刻其事惟先生不鄙而辱賜之言得表諸墓道使邊
者有知亦將無憾于地下而顧氏之子若孫覩玆刻
者亦得以知承休委慶有所自敢再拜以請余謝之
琳請不已則以謂非前人之善無以貽諸後非後人
之孝無以光于前若琳者其先世旣累積行義自家
及鄉深厚悠遠所以貽厥後者固有所本矣及始[illegible]

子琳以儒業致身垂平驥騁乎膴仕乃能深念其二親之早逝欲纂辭鑱石以發揚其潛幽又可謂能盡光前之孝矣遂按何狀次第其家世積善之實俾琳刻諸隧道之石以表著于人人以觀示于子孫以垂耀于永久庶少慰琳追述之心且使琳繼今以往覩茲刻表又當益永孝思益勵名節期無忝于乃祖乃親而益振大其家聲云

故處士楊禮墓表

凡人子能孝其父母者已鮮能孝其大父母者爲尤鮮陝西涇陽縣儒學教諭楊潤中景泰癸酉鄉貢天

順四年中禮部乙榜授前職既分俸本貫以養其父
母又迎其大父禮至涇陽官舍娛奉孝養幾一年後
求重慶堂文于余以紀其事及禮歸天順七年二月
初六日卒于家享年八十矣其子與既以禮葬之潤
追慕其大父之恩不已意謂爲孫者能揚祖之名于
後世不使與草木同腐庶幾古人之孝于萬一乃狀
禮之家世行實并致書于余求爲表其墓潤嘗從余
學因嘉其篤于孝如此義不可辭按禮之父志文元
大都人後徙河津遂爲河津人志文雖自他郡儒官
以爲人好義故無慚疾之者所娶孫氏生禮禮[illegible]

謹厚承順其親無違忤及其考妣繼歿葬祭以禮鄉
閭稱之禮既自立行已以質直朴實鄉鄰有爭者來
質則諭以是非各知曲直感愧而去及年既高又有
德衆推爲耆老每歲有司舉行鄉飲邑大夫必延以
爲上賓潤方童稚時資質可敬禮遣入縣庠從師授
春秋與朋儕習舉子業克有令名成立鄉人皆以禮
有知孫之明之所致禮娶靳氏亦柔慈勤儉相禮成
家先禮一年卒所生一子三女子即興也女一適大
學生董春與娶張氏生六子長即潤也次滋次澄次
濟次浩次瀚女三人皆適良族於戲禮上承考妣之

志下享子孫之養克終天年禮葬原域可謂無憾也
已遂述其事以表其墓以示承久以伸潤之志云

行狀

山東按察司僉事崔公行狀

公諱碧字仲玉姓崔氏永平昌黎人大父彥名隱德
不仕太夫人齊氏父得母齊氏生四子長即公次叔
琮叔璘次理公生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幼有美質其大父母父母遣入縣庠讀書習舉子業
中永樂十五年京闈鄉試卒業成均登辛丑進士第
宣德初授交阯道監察御史當官審察有能聲正統

紀元調行在江西道監察御史明年爲正統二年爲
廷臣薦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濟南道勾稽文牘
欺蔽滯弛擿剔奸猾巧詐中傷大肅以威而以寬濟
之民吏咸畏服四年夏蝗生所部公行視督捕立絶
時大暑爍蒸遂感疾歸藥石攻砭百端病勢不可爲
公病中念太夫人旣先卒大父暨父母遠在故鄉且
俱老不可見因遣理往迎之獨齊孺人來公强疾迎
郊外相見哀感流涕疾益增劇是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卒于正寢公性孝友喜賓客雖貴不忘故舊故其
卒也皆痛悼焉公先室張氏繼室劉氏泰州同知浩

之長女公存日嘗謂其弟理曰以而子善聚繼我後
公歿理如其命公父封文林郎交阯道監察御史母
封孺人先室贈孺人繼室封孺人俱以公貴葬有日
謹具公之家世歷官行事狀求作者以圖不朽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箴

謹言箴

論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惶存而旦或復然殆將漸流于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妄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尚循故態者當指正于蒼天

慎行箴

思慮一身或動或靜日可見者皆謂之行行有天則至明至正云胡小子操履靡定語默或流于群妄應接復牽于多病是以德業不至于崇廣馳騖將迷于蹊徑其自今始加夕惕以乾乾欽聖謨而非禮勿動

懲忿箴

在損著象懲忿有教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惟是爲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旣有乖生亦受賊速禍召尤變故匪測我思我心本自湛如云胡震撼弗克寧處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權其暴戒思其害惟暴若苗惟忿若根根除苗剪事我天

君天君既安百職從令懋或當然因感而應應已而
休無迎將留雖曰顏樂亦以是求

改過箴

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纖失易從降有衆人
人有舛駁自心及身靡過不作所貴士賢希聖希天
希之之要改過爲先如愚之邪如事之失旣炳其然
必去必亟過去善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迷復斯迷
藐予小子仰賴先業氣質庸愚過兼隱白亦云有覺
厥治不剛頻復厲矣徒發赧惶恐遂頹然將不省憶
天畀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自訟以箴風雷宜法

大壯宜欽日悔日改期無則止希之之功勿替終始

存理箴

惟天生人惟人有理理爲之何物則是夾圓外竅中五性渾全感而遂通四端秩然貌色手足口鼻耳目以及衆體至微之物直溫重恭止肅明聰或動或靜咸有厥中身之所接萬事五品其理昭如各有程準凡此衆善悉備吾身放之則失操之斯存存之之要明誠有教明炳其真誠踐其道惟此二者功不可偏循之勿失士賢聖天

持敬箴

一刻之謹必在理存一刻之怠必放理昏是知敬之
一字乃直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
學開示群迷敬爲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
其念而不雜于多岐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
莊而不失于怠隳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
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
提撕于頃刻有曰其心收歛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
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統承二程小大之學一
以爲宗慨彼前修年代云徂豈無瑶琴寶匣絕響在
末小子氣質愚頑七情內蠹百妄外干雖曰爲學徒

修華博究厥本真久矣哉斲一日大覺前爲可羞蓋
昧往訓放心靡收念彼寸膠黃流可碧顛末既陳期
守勿失

愼微箴

眇忽之間其動曰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違是以作易
君子觀象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
舌其靡及行違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曰嚴
乎斯語慮遠悔尤而天理靡虧

大理箴

惟佐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士師庭堅官曰大理

歷茲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然蓋天之公陽開陰闔
立法憲天仁柔義適不率典彝或過或惡天討以施
低昂斟酌乃有準臬職斯常刑讞厥當否則歸廷平
廷平攸執時惟鑑衡鑑灼隱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
克允克明罰當民服氣協休徵惟刑弼教聖所欽恤
死者弗生絕者弗屬而居而官宜何警肅勿狥貨利
勿任憎欲勿偏縱釋勿好刻酷有一于茲靡乎靡燭
斁紀瘝官齎痛飲毒譬火銷膏辜亦已速遝哉于載
乃有良臣釋之定國持公體仁曰民不冤曰無冤民
功光簡冊慶及子孫高山宜仰景行宜遵小子述誡

敬勗我人

銘

恍心齋銘

人孰無心心孰無恍恍匪其正爲心蟊賊大哉孟氏儒林之綱恍心著訓式炳以彰其恍伊何曰理曰義理則在物義則制事二者匪人實降自天得之而恍天乃斯全卓卓沈君齋居云作扁曰恍心惟孟之學豈無肥甘殽飽以酣弗專弗從道腴是耽齋既作止銘亦書止日居月諸勿替終始

勿欺齋銘

動而未形此心之幾幾有善惡人莫吾知吾既知矣其將何爲賢有明訓而曰勿欺蓋欺之爲義不專所持雖曰好善若有所疑雖曰去惡若有所靡謂之勿者庸以禁止于斯故知善可好如嗜甘肥知惡可去如厭糟醨果專專于是道復念念而無違則秒秒之善端可以擴之于天地之涯美哉張君令德是顧勿欺名齋顧以自規庶幾匪懈賢可士希

惜陰齋銘

大化茫茫斯物斯億人爲物靈所貴者德德原于天必會其極其體寂微其用周悉云胡氣拘所得者失

顧茲百年曾不瞬息弗亟循之將遂迷溺所以往哲晷景是惜惜之惟何明誠致力明則道通誠則道立從事二者遑遑汲汲朝復一朝日復一日靡間毫髮靡懈頃刻于茲卷舒于茲語默慨彼前脩瞻望靡及有卓君子希慕執則爰作齋居爰圖進益古訓是名古法是式由學而仕勤厲夕惕豈曰道悠由近可即豈曰高山由下可陟敢贊一言以勗無斁

恒齋銘

有海之瀕有岱之麓挺生儀公質負魁篤公始知學旦夕孳孳顧此彝德恩厥保持乃博其方乃要其統

古風法義有恒師孔恒者伊何悠久常然立心行己篤此一言遂揭齋楣出入是覩若鑒神明若臨師友爰自筮仕屢擢屢陞官有内外齋無二名夷考厥跡昭哉歷歷持鐸教尊剖符民輯溥彼句宣江漢是式允于出納喉舌是職曉亞南宮朝推者碩啟沃經筵忠悃彌積載承恩詔懸車故鄉乘化消息孰不榮光緊公之賢惟恒之幹夷險一德終始靡倦公雖逝矣名永長存風流奕世子子孫孫孝思維則安則安倣匪曰高山恒齋是仰

思儀堂銘

昔有令伯祖母成之更相爲命以孝以慈百世之下
人感其詞嗟哉陶君炎屯少罹怙恃兩失孑然孤遺
噃噃祖母收拾保持就燥避濕驚癎渴饑孫笑祖悅
孫啼祖悲祖孫一氣同安共危逮茲成人伊誰之恩
惟祖母氏邈不可追乃作高堂肖貌在斯溫溫笑語
宛宛容儀致慤則著動息無違令伯是式令聞是垂
銘以告之永久勿墜

孝思堂銘

有巍者堂伊誰居之居惟王君式是孝思思之云何
曰恃曰怙匪怙曷生匪恃曷顧生我顧我實惟我尊

怙既先亡恃罹艱屯乃績乃紡乃誦乃養惻茲藐孤
矢德無爽歲月既邁孤亦有成天胡不弔恃亦先零
遂蘊遂發亟踐顯達祿位日增孝心彌切惟此一身
父母肢體獨享光榮孝養已矣而獨何心安厥敷遺
深居是堂其有弗思思之之至如臨庭戶如聞笑語
如見喜怒振振王君孝思孔昭有通于天有徹于朝
帝曰孝子予惟汝錫錫汝考妣如汝之秩御史褒人
有格其神一世之屈萬世之伸王君振振孝思維則
載銘其堂永久弗忒

存誠齋銘

惟天地萬物實理爲之樞機本厥一源該無不齊自稟賦之雜糅紛虛僞之变馳爰有元聖乃曰無爲斯太極之全體無動靜而靡違降聖而賢必由保持視聽言動敬以主之群邪退伏誠斯不虧溫溫李生徃哲是希爰居爰處左箴右規弦韋是服絲桐是揮沉酣古訓詠歌古詩斯須動作靡敢怠墮窒慾止水如防如隄㢝邪姦之可閑與存誠之在茲美厥志之銘齋述法言以勵之

世厚堂銘

惟人秉德惟粹不雜篤邇行遠仁理孔昭云胡昧者

先越人已弗恤弗恫薄亦甚矣吉有君子家以厚傳渴猶已致危猶已顛乃設寒漿大飲行旅乃懸杖索大濟險阻其事雖微其心則仁能以類推旁達無垠爰作高堂名曰世厚式昭于先肅戒于後紛事鍾慶世德是遵譬之水木培根浚源惟厚弗替乃福所自視此堂名欽于永世

贊

獬豸贊

疾惡者天地之正性而人心之所鍾云胡淪胥其類不知其醜而畀與之同有物于此匪兕匪虎非羆非

熊名曰神羊曠世莫逢乃能觸回邪而無避合輿論之至公則彼臧否莫辨者覩其狀類寧不爲之愧生于中邪

又

爾形不類爾出不世是盖稟陰陽之精英具天地之正義心之靈旣鑑物以靡差角之剛復觸邪以無避宜其端居而百怪惴伏正視而群小悚畏故能與麒麟同遊騶虞作配擅執法之英聲爲國家之美瑞也

無庵賛

老氏之無乃無而無吾儒之無乃無而有有非聲色

形迹之可求雖無聲無臭而實爲造化之樞紐其在
人也寂然不動者無聲臭之可窺實萬象森然已具
之淵藪卓哉無庵心學是潛所以啟大易之關鍵識
蘿溪之指南其取號也雖無而實有其體道也雖虛
而實涵歛之則約施之則覃或翺翔乎武選或正職
于大參凡其著赫赫之顯蹟何莫非體立而用兼及
其老而休也因人事之乘除悟陰陽之消息歛嚆昔
之斂舒爲所卷之微密順大化而怡然乘白雲以高
適凡其貫始終而不二由其合有無而爲一彼以天
地爲幻妄以萬物爲粗迹空諸實有而爲反道悖理

之邪說以聾瞽斯民蠹害正道者又豈可以比擬無庵之直識邪

王先生畫像贊

其貌克然其色溫然精心玄思探索乎岐黃之編高外化焉其爲術也通變審密而鄉間稱焉殆將與張長沙孫思邈劉素異世而同傳也耶

畫龍贊

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顯能晦能雨能雲蓋至陽之精爲萬物之神故其功在天地功在庶品功在生民可敬可畏可瞻可仰不可得而馴非聖者之至德又

安足以比倫

歸一老人畫像贊

其貌充而全其神粹而完識之正既超軼乎習俗情之適復笑傲乎林泉是宜享簡穢之多福樂期頤之永年然則其孤標時服固丹青之可彷彿而靈臺春意豈筆畫之能盡傳邪

拙巢先生畫像贊

質純氣和理明心定篤信好古拒邪閑正有言有行以淑後人美哉君子輝光日新

劉紹僉憲畫像贊

東吳之精中朝之英粹乎其質確乎其聲察其操金百鍊而愈固望其儀鶚獨立而無朋推其心盖欲使善惡之著明要其歸實欲觀惠化之流行是誠所謂有守有爲之君子而可爲新進晩生之儀刑也

御史張勉夫賛

東吳之英中臺之傑身也繩直心也玉潔持所見不隨俗以低昻藴其奇每因事而發越宜其勁節挺然忠言剴切身雖歷乎險夷功乃歸于潤澤是猶一鶚之高騫異乎鷙鳥之累百也

上講學章

大理寺右寺丞臣薛瑄謹題為緝熙聖學事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所以有資于成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臣皆文學智謀之士日夕

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覧身忘其倦故能剗刮僣僞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于戡大難也近者漢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慮深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

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為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于前如此則勸講之臣庶可日修其職講讀官之職既修雖　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于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益于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

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于成大功勘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且漢光武唐太宗一時英主耳猶能勤講學于搶攘之時以收戡靖之績伏惟　皇上有唐堯虞舜之聖德將以立殷周中興之大功誠于此時舉行開講之事以緝熙聖學則神功聖德高出千古矣又豈漢唐二主之可比哉臣猥以衰邁柔懦之資章句迂僻之學自忝科第屢叨法從昔嘗獲罪　先朝放歸田里分將終老丘園瞑目溝壑幸沐　皇上龍飛九五運啟昌期將以立莫大之治功故不遺草茅之賤士拔臣布衣之

中援以清要之職日夜思慮愧無補報徒致昧死妄陳前言伏望 皇上開天日之光采而行之不勝懇悃之至緣係緝熙聖學重事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乞致仕第二奏

欽差大理寺右寺丞臣薛瑄謹題爲致仕事節該欽
奉詔書官員之中有老疾不堪者並聽自陳致仕如年未七十疾病者亦許自陳欽此切照臣年已六十三歲雖未及七十自幼禀受氣薄常有怯弱疾病早已筋力衰微連年又患眼疾昏花文書字畫不能看視及跌傷臂膊屈伸不便景泰元年六月內在貴州永

嘗衛感冒山嵐暑氣又患風濕痿痺病症兩足無力動止艱難已成痼疾寒熱不時發作飲食減少肌膚瘦弱至今常服湯藥調理未痊委實老病不堪辦事

伏望　聖恩憐憫乞照詔書事例放歸田里不勝感戴之至

第二奏

大理寺卿臣薛瑄爲老疾乞恩事臣今年近七十稟受原已怯薄血氣早衰髮白齒豁眼昏聽重加以老病侵尋乃于景泰六年五月初七日因將理失宜邪氣乘虛以入感發舊病攻刺腰腹等處疼痛嘔吐後

至危殆旋蒙　聖恩特遣御醫調治已經服藥數日
緣血氣已衰卒難平復若不瀝陳愚悃即今不能掌
管印信深恐曠官誤事伏望　皇上宏天地生成之
仁憐臣老病放回田里不勝感戴之至

第三奏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薛瑄謹題爲老病乞
恩事切照臣見年六十九歲氣體既已衰憊疾病連
年發作天順元年三月內舊患淋疾并右臂風氣疼
痛俱發請醫調治日久稍痊五月初七日前病又發
調治至本月二十四稍痊六月初三日前病又發調

治至今未痊緣血氣既衰藥力無效疼痛不時已成痼疾及兼齒牙齾落髮鬢盡白肌膚瘦弱眼目昏花委實難辦事不前臣切自念受朝廷擢用之恩補報莫伸于萬一老病轉覺于侵尋伏望 聖恩憐憫衰朽不敢辦事放回田里俾得歸骸骨于丘原不勝戰慄感戴 聖恩之至緣係老病乞恩事理謹題請

旨

清谷靜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